



■許明認為，元青花研究空間很大，現在作出任何肯定性的結論都是不可取的。

文博、收藏界圍繞元代青花瓷存世量的激辯從未停止。是僅有300餘件？抑或成千上萬？雙方各執一詞，未有定論。此間知名文化學者、古陶瓷研究專家許明在上海齊齊堂收藏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，整個中華文明的真實面貌尚未清晰呈現，對元青花的研究由於缺乏史料，更如霧裡看花，過早對民間收藏「判死刑」並不可取。他提到，內地學界不分青紅皂白的「打假」之風，幾乎棒殺了所有流落於民間的元青花，其中一些正以「工藝品」的身份遠涉重洋，長此以往或造成國寶流失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專家呼籲

重視元青花民間收藏

許 明早年先後獲中國社科院文學碩士和博士學位，1993年開始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，現為上海社科院研究員、上海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研究中心主任，同時擔任中國文物學會理事、中國收藏家協會陶瓷收藏委員會副主任、以及中華文物保護委員會主任。他從事古陶瓷研究20餘年，曾親赴土耳其、伊朗、英國大維德基金會、日本東京美術館等地考察元代瓷器，赴福建、安徽、江西等考察古窯址遺存，曾發表古陶瓷論著十餘部，並主編了《中國元瓷》、《民間收藏中國古青銅器新探》、《民間收藏古陶瓷卷》、《土耳其、伊朗藏元青花考察親歷記》。今年，許明還被評為「2015年中國十大傑出收藏家」。

元青花奇貨可居

「內地文博界的主流觀點始終認為，全世界元青花只有300件，其中200多件都在國外，國內僅有100餘件，但這個結論是誰先作出的？通過什麼調查得來的？」在他看來，上述理論的準確性，值得商榷。「但在『300件』理論的支撐下，元青花奇貨可居，《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罐》在倫敦拍賣了1,200萬英鎊的天價，同時近20年間中國民間收藏的元代瓷器，卻一直遭到主流文博界的強烈否定。」許明援引「中國收藏家論壇」的粗略統計稱，全國收藏家手中的元青花及元代色釉大器，超過萬件（港、台、澳未統計在內），收藏者達到幾千人，其中收藏百件元代器物的大藏家有數十人。

「上述民間收藏，除了少數專家表態鼓勵、支持外，多數體制內專家不屑一顧，或三緘其口，或言必稱假。」許明說，十數年間，一些民間收藏的元代瓷器，由於無法正名，便被視為「工藝品」，海關悉數放行，堂而皇之流出國門，在日本、韓國與歐美市場上公開售賣，日本、韓國甚至還成立了「中國出土文物保護協會」，令人唏噓。

「中國學術界對於元代文化的研究非常欠缺，明代強烈的大漢人主義情緒，使元代典型器物遺留極少，而元代民族歧視盛行，官方典籍中，漢文文獻亦極為蒼白，直至民國，一些古玩高人還堅稱『元代無瓷器』，即便查閱現在的文獻，關於元代陶瓷生產的記錄，也只在少數書籍中有寥寥數言，無法知其全貌，所以對今天的任何一個人而言，元代陶瓷都是未解之謎。」

「科研是什麼？不就是為了發現未知世界嗎？如果



根據並不充分的證據，而將元青花的存世量限定於300件，不再打算放開眼界，去認識和了解豐富的民間收藏，並不符合實事求是的科研精神。」許明以甲骨文為例說，當年甲骨文殘片出現在市場上時，古文大家都不認識為何物，而且有人還一口否定，理由是古書上從來沒有記載過這種文字，但現在甲骨文已成為中華早期文明的象徵之一了。

應重視「第三重證據」

許明提到，過去學術界對所謂的「第三重證據」，即對出土文獻器物的證據不夠重視，一是出土器物不多，重新思考的依據不足；二是士大夫式的學術偏見作怪，認為書本才是知識來源，文獻考據、八股做派愈詳盡，「樸學」愈繁瑣，才叫學問，「窮經皓首讀書」才能做大學問，所以傳統的做法是鼓勵「挑燈夜讀」而不是「走遍天下」。

「傳統的問學之道似乎已達到極致，就我們的學術人口而言，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人數，十年前是40餘萬人，再加上在校博士生、碩士生，現在或已超過一百萬人。這一百萬人被分配在十幾大類的學科之中，如不起眼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，全國少說也有幾千人了，而研究的對象就是那麼幾個人，文本材料就是那麼多，每年要出新成果，談何容易？」他認為，近30年，伴隨改革開放而來的大興土木，在中國大地上隱藏了幾千年的歷代珍寶大量湧現，為新的文化考證、和學術研究提供了海量一手材料，應當引起學術界的重視。

根據《文物保護法》，1949年以後出土的文物為出土文物，1949年以前出土的文物則納入傳世文物範疇，進入市場流通的文物，必須是1949年以前的傳世文物和流散在民間的一般文物。許明坦言，體制內專家為何對民間元青花言必稱假，或是顧忌到《文物保護法》。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，具體出土時間很難判定，如果專家認定某一件藏品為真，等於是放大了

《文物保護法》的漏洞，倒不如稱假任其貶值。」許明說：「維護《文物保護法》是對，但如果因為《文物保護法》，最終卻將真的文物當成『工藝品』流到海外，這不是因噎廢食嗎？也不符合《文物保護法》的初衷。」他建議，《文物保護法》也應考慮到不同狀況，區分普通藏家與盜掘者，作出更為詳盡的規定。

除此以外，許明直言，不分青紅皂白的「打假」，或是某些人出於商業利益的考量，畢竟物以稀為貴，如果大量出現同類器物，一定會影響市場價格，元青花的價值也面臨重估。「其實古董也是形形色色，需要分出三六九等，不是所有的古董都值錢，畢竟古人製造出器物，多數是為了實用，而不是為了藝術，如果元青花的數量一下子增長了，現在市場上中下等的藏品一定會貶值，但精品的價格卻很難撼動，畢竟精品仍然是少數。」

他還建議，民間收藏的元青花得到承認後，其中的普品可以收藏於各類博物館，用於全民傳統文化教育，「國家各級博物館有三千餘所，大部分博物館的收藏非常有限，有的新建博物館只能靠展示圖片來應付，而高等院校迫切需要的中國藝術史、中國文化史教育所應有的器物，都幾近空白，全國高校有三千多所，有幾家有像樣的博物館？國家的歷史文化教育迫切需要這些器物。」

元青花窯址待挖掘

許明談及，近十年間，他三次探訪土耳其托普卡比宮博物館，兩次赴伊朗國家博物館，共上手館藏元青花60餘件。他曾將伊朗與土耳其館藏中的主流品，與景德鎮湖田窯元青花瓷片作了仔細比對，確定它們是景德鎮湖田窯—落馬橋窯生產；西亞館藏中也有一部分藏品，與內蒙古博物院、河南博物院等主要館藏，從器型、發色、修足來看是相同的；而西亞館藏中的另一些藏品，在內地找不到相同的館藏器，但在民間

恰恰有相同的，如土耳其館藏中有一隻元青花罐，發色濃艷，無明顯鐵銹，與民間收藏江西撫州及武夷山區出的元青花相近，「用民間收藏的元青花與已知館藏比對，可以刪選出一批與館藏相互印證的元青花器，這也不失為鑑別元青花真偽的一種方法。」

在他看來，古玩市場雖是泥沙俱下，也並非全是仿品，陶瓷仿古歷來有之，景德鎮有仿古陶瓷產業，但現在景德鎮的仿古能力，卻被一些人無限誇大了，「2001年至今，我十數次去景德鎮考察仿古業，與仿古名家一一交談，景德鎮的仿古高手什麼都仿，就是不敢說『仿像了元青花』，他們承認仿不出『元青花』的『炸』來，這是西亞蘇料的特徵，即高鐵低錳鈷料的『結節性』。」

至於有專家稱，元青花只在景德鎮燒造，且由於未發現大量燒製的窯址，彼時景德鎮應當也是少量燒製元青花，許明反駁，根據其所見，內蒙古博物院所陳列的元青花，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窖藏元青花高足杯、河南博物院所陳列的元青花玉壺春瓶、上海博物館所陳列的元青花魚藻紋罐與元青花梅瓶，其釉面表現方式與景德鎮湖田窯—落馬橋並不同。「試問它們的窯址在這裡？」他說，史書載元代有窯300處，但迄今為止沒有正式地挖掘出一座元青花窯址，可想而知其中的研究空間有多大，現在作出任何肯定性的結論都是不可取的。據他所言，一些民間文物愛好者已經、和正在調研的元青花疑似窯址就有多處，福建、江西撫州、南城、安徽南部，都有跡象存在元青花窯址。

此外，上海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協會副會長、上海齊齊堂收藏家樵耕山人在接受本報採訪時亦提到，有些人只去過景德鎮幾次，卻將景德鎮仿元青花技術吹得天花亂墜，似乎景德鎮仿品就是猛虎下山，難辨真假，事實上所謂的「高仿」，在鑒定高手眼裡也就是七八分像而已，故對民間收藏需秉着務實態度，不要人云亦云、談色變。

頑童、雅士、文房大玩家 歙硯藏家馮國文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朱薇 杭州報道）雨天和朋友從安徽黃山市出發，驅車一個多小時，來到了斗山街，斗山街因依斗山而得名，始建於明清，典型的徽州民宅古風樣貌，一路的狹長的青石板路，因為人少，顯得靜寂而悠遠，兩邊高聳的馬頭牆鱗次櫛比，落雨天一如戴望舒《雨巷》裡的場景，讓人恍然隔世。朋友沒有道明去拜訪的是何方高人，但這個開場就讓人略感神秘，心有期盼。

大隱隱於市 嶶中取靜

不知道在雨巷裡轉了幾道彎，終於來到一處木門前面，開門的人應聲而來，朋友稱呼他為老黑，是當地非常出名的歙硯收藏家。進門就被眼前雅致的庭院震住了，幾十盆錯落有致的松樹盆景，高高攀岩的紫藤長廊，和一潭碧水蕩漾的魚塘把三處小樓環繞其中，主人家的格調窺見一斑。老黑非常謙讓的把我們引至二樓，見到了坐在一桌子歙硯原石旁邊的馮國文，這位來自上海，在當地享有盛名的歙硯收藏家、文房四寶鑒賞家，也是著名的書法篆刻家。身為南方人，馮國文個子不高，講話卻中氣十足，略帶上海腔，熟絡起來，馮國文幽默風趣的本性顯露無遺，笑起來像個頑皮的孩子。

出身世家 結緣徽州

馮國文，喜歡別人叫他老馮，反感人家稱呼他大師。他自稱和屠呦呦一樣是三無產品，沒有任何頭銜，連個書協、美協會員都不是。



■馮國文篆刻的歙硯。



■馮國文（左）與著名畫家陳佩秋的合影。



■馮國文的篆刻作品。

是雅士也是頑童

不知道多少達官顯要前來登門求硯刻字，都被老馮婉拒。北京來的巨賈出高價求購老馮刻製的一方歙硯，老馮拖了幾個月也懶得動手，而對投緣之人，則願意傾囊相送。老馮說：「自己已經是13億中國人中的那個先富起來的3億人，就不要再和別人比了，而且有一個億資產的人未必比有1千萬的人幸福，自己對錢財已不再貪心。」

也許是天性豁達，上了年紀更是樂觀，每有小酌，喝到歡處，總會嬉笑文章，逗得全場人仰馬翻。老馮的樂感很好，年輕的時候在上海的十里洋場就登台亮相，現在風度也不減當年。看到能靜能動的老馮，我等小輩們不由感慨，若干年後等吾輩老朽，不知道能否像老馮如此瀟灑自在。老馮和人打交道，只要對路，總是真誠相待，從不讓人吃虧。也許真正的藝術家都是真性情，所以才會投得了緣入得了眼。

藝訊

藏族風情成吉思汗 蒙古文物在陝展出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

熊曉芳 西安報道）由陝西歷史博物館、內蒙古鄂爾多斯博物館聯合主辦的《八百年不熄的神燈——祭祀成吉思汗的鄂爾多斯蒙古族歷史文化》展覽日前在陝西歷史博物館舉行。令人稱奇的是，本次展出的蒙古族文物，大多帶有濃郁的藏族風情。

鄂爾多斯是蒙古族傳統禮儀文化保存最為完整的地區之一。此次展覽通過獨具特色的200餘件鄂爾多斯蒙古族特色精品文物，以成吉思汗與鄂爾多斯的關係為切入點，展示十三世紀以來鄂爾多斯蒙古族保留的多種民俗文物，來表現以祭祀成吉思汗為核心的鄂爾多斯蒙古族的歷史文化魅力，呈現了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留在鄂爾多斯的蒙古族文化精髓。

自成吉思汗開始，蒙古的鐵騎橫掃歐亞，青藏高原也被早早的納入了帝國的版圖之內。和其他被征服區域一樣，雖然在軍事方面征服了藏人，但在文化方面卻徹底的被征服。大概是

作為藏傳佛教薩迦派（紅教）領袖的八思巴，被忽必烈奉為國師。他不僅在宗教方面影響了蒙古人，甚至還仿造藏文，創造了蒙古新字（俗稱「八思巴字」）。在此後很長一段歲月裡，藏傳佛教逐漸成為了蒙古人唯一信奉的宗教。這也就是導致了在鄂爾多斯地區，留存了一大批藏族風格的蒙古族文物。

據介紹，此次展覽是陝西歷史博物館與鄂爾多斯博物館展覽交流項目，將持續到明年2月15日。



■受藏傳佛教影響的蒙古面具。陝西傳真